

DeepSeek 语境中的人文创造： 重新认识“休闲学”

林 玮

摘要：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叠加着全球文科“关闭潮”，让人文学科的危机感骤然加重，因此人文话语进行自我调适的必要性愈加凸显出来。在前 DeepSeek 时代，人文的效用主要通过被动接受通俗文本得以实现。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大众感受人文熏陶，体会人文价值，其中娱乐休闲的成分占据了较大比重。然而，进入后 DeepSeek 时代，大众不再仅仅是文本的接受者和消费者，更是文本的创造者。这种创造往往发生在日常化的休闲场景中，他们通过自主选择和自发创作，获得自我认同，实现主体价值。人文价值的体现，已从以单向接受为特征的被动休闲，转变为创造性接受与创新性输出并存的主动休闲。与此同时，有必要警惕算法标签对主体思维和情感的潜在控制。人要在 DeepSeek 中摆脱这种被算法异化的趋势，就必须突出人文是一种以创造性为特征的“创意劳动”，其价值是自我实现。在数智技术应用中，应将人本的创造性和文本的丰富性紧密关联，从而在存在论层面实现人的超越性生存。人文的未来，需要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在数智人文实践中，实现形态转化与价值更迭，尤其在休闲领域，探索新的体验与意义。

关键词：人工智能 休闲 人文价值 算法 泛在文本

2024 年年底至 2025 年年初，DeepSeek 横空出世，叠加着全球文科“关闭潮”，让人文学科的危机感骤然加重。过去，“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话语在民间广泛流行，其中重理轻文的价值倾向失之偏颇，基于收益导向的职业选择也有点“拿不上台面”。而今，大量的文字、图像工作经由大模型的介入，呈现出均质化的面貌，人类创作者被机械输出者轻易取代，人文的表现形态、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都有必要得到重新认识。直观地说，人类与人文表征是共生的，只要人类的意志尚存，人文的创造性就不可能断绝。然而，机器创作已然成为现实。面对这样的技术潮流，如果一味地固守人类的绝对地位，试图“誓死”捍卫所谓的“人的尊严”（包括灵感、直觉、想象力、个性化表

【作者简介】林玮，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休闲学与艺术哲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方向：休闲美学、影视艺术。 浙江杭州 310058

【收稿日期】2025-03-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课题“‘两个结合’与当代艺术理论创新研究”（编号：24ZD02）

达等), 那将难以找到真正的出路。这凸显了人文话语进行自我调适的必要性。

未来, 人文的存在意义及存续形态或许都将迎来深刻变革, 人类对于文化创造的需要缘由、需求程度也很可能不同于当下。人文学者与其叹乎世异时移, 不如与 DeepSeek 等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展开对话, 探寻人机协同过程中的创作主体性。在充分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文存在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同时, 保存、转换和推进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人文价值。值得注意的是, 生成式人工智能极大地丰富了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 满足了他们的日常休闲需要, 拓展了他们参与文化创造的可能性。对此, 任何精英的文化保守主义、垄断的文化资本主义都显得乏力。当然, 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同样也不可能具有解释力, 更不具指导性。^① 人文的未来, 需要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在数智人文实践中实现形态转化与价值更迭, 尤其需要在休闲领域探索新的体验与意义。

一、形态转化：从人文接受转向人文创造

在 DeepSeek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动摇文本的生产、衍生方式之前, 人文的作用主要在于以文化人, 文本被大众以阅读、观看、聆听等方式接受, 进而通过被体悟来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在当时, 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许多未接受过系统教育或仅获得初步启蒙 (如识字) 的人群, 往往只能处于“受众”的位置。他们大多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常被笼统地归为“群氓”“乌合之众”“沉默的大多数”“子民”“大众”等群体。与此同时, 少数人文创作者, 如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乃至民间艺人的匠心独运之作, 显得尤为珍贵。

大众接纳少数精英创作与发明的人文意义, 主要通过社会仪式 (包括宗教) 和文艺娱乐。他们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 尤其是在农忙之后的闲暇中, 体会自然的关切与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 人文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茶余饭后的消遣。正是广泛存在于民间, 而日常又不易接触到的人文 (如说书、戏班、放焰口等), 让日子变得有意思、有盼头起来。可以说, 长久以来,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 “人文”就等同于文化在人群中的传播与接受, 而非创造。他们在听书、听曲、看戏、看电影和看电视剧, 参加宗教活动、民俗活动, 以及街头巷议、飞短流长等多种人文传播—接受的过程中, 感受人文熏染, 体会人文价值, 也随之实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休闲。

人文的如上面向, 往往未被人文学者充分关注。他们的治学对象集中于能够进行人文创造的少数精英 (如思想家), 而非普罗大众。因此, 他们熟知精英文本的演变历程, 却相对忽视了民间文本的衍化过程。可是, 恰如思想史家指出的那样: “精英的思想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一般思想世界的内容, 因此需要找到使它们通俗化的宣传品, 例如一些历史学家不注意的文学性资料 (如早期的讲经、变文以及后来的善书、可供艺人阅读的唱词、有固定场所的说书、家族祭祀或村社聚会时的演出) 等等。”^② 而有意思的是, 这位思想史家提到的“通俗化的宣传品”几乎都是休闲生活的文本性载体。

换句话说, 在前 DeepSeek 时代,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人文的效用主要通过被动接受通俗文本而实现, 其中娱乐休闲的成分占据较大比重。而对于社会精英而言, 尽管他们具备发挥人文主动创造功能的潜力, 但受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等古文经学思想的影响, 他们实际产出的文本形态仍以传习为主、以训诂为辅, 本质上仍属于接受范畴, 或许可以称为“创造性接受”, 但尚未达到“创造

^① 参见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 桂万先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86—87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导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23页。

性转化”的程度。“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一部中国经学史就是一部中国经学诠释学发展史。”^① 历代学人通过“注”“疏”“笺”“正义”“章句”“训”“训纂”“说”“说义”“微”等多种文本形式的著书立说而留名青史。他们的诠释工作以前人的思想为根基，持续推动中华人文核心样态的演进。

而进入后 DeepSeek 时代，普通民众人文创造的门槛正在迅速、大幅降低。生成式人工智能用大模型的知识形态，替代了“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传统文本研习之道，让人文创造简化为“发问（指令）—解答（反馈）”的过程。不同的文本创作者对这一过程的感受存在差异。如著名编剧秦雯 2025 年 3 月 19 日在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上的发言提到“我让 AI 续写《我的前半生》，它给的剧本华丽而空洞”^②。而著名作家郑渊洁在 2025 年 2 月 28 日的澎湃专访中则坦言，“AI 用了 4 秒钟就完成了——一篇作品，看完之后，我承认自己写不过 AI 的郑渊洁”。他进一步描述“未来孩子需要童话的场景”，“假设一对父母想给孩子讲一段童话，那父母只需要给 AI 输入一段指令和关键词，比如‘讲一个小兔子上月球的故事’、‘控制在十分钟以内’、‘剧情平缓哄孩子睡觉’等，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语音故事或者动画片”。郑渊洁说，“这个设想在未来几年很快就会实现”。^③ 而这样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人文创造的解放。民众从单纯地接受和消费文本，转向了创造文本。而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创造在很多时候也将发生于日常化的休闲场景中。

二、价值更迭：从被动休闲转向主动休闲

对于那些满怀创作热忱的艺术家（包括作家）来说，以文本创作作为表现形态的人文创造，源于抑制不住的情感冲动。这既是一种务实层面的工作，也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休闲，甚至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根据学者的分析，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从“随物宛转”进入“与心徘徊”，是“由物理境转入心理场，由‘奴隶’变成‘主人’”。^④ 他们在创作中挥洒自我的情感、才华，要别出心裁，要戛戛独造，本质是要实现主动休闲。

长久以来，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工业时代，休闲总是与自由时间相关联，是工作的对立面，“包括像继续教育、宗教活动、社区服务这些非游憩的活动”^⑤。在这种理论视角中，休闲的创造性一面被掩盖，而在工作中实现的“心流”与“高峰”体验所具备的休闲效果，也很难得到以对抗资本剥削为旨趣的批判理论之承认。“工作的人”一如 2018 年法国导演安东尼·鲁斯巴克的同题电影所刻画的，为生活的压力所驱使，赚钱养家糊口是工作的唯一理由。这样的人，被网友们戏谑地称为“打工人”或“牛马”。他们的休闲主要是被动接受，以恢复身体疲劳。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他们显然是被异化了的人。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工作”，不过是异化或外化的劳动，或称“强制劳动”。因为他们与其生产的对象和过程都是两分的，主体价值是通过他者实现的。而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还存在着一种以创造性为特征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在后者中，

① 杨乃乔：《从中国古典学到比较古典学——论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交集》，杨乃乔主编：《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中西书局，2016 年，第 11 页。

② 《秦雯：我让 AI 续写〈我的前半生〉，它给的剧本华丽而空洞》，2025-03-22，https://news.sohu.com/a/874401217_116162，访问日期：2025-03-23。

③ 何锴等：《70 岁郑渊洁：悬着那颗松动的牙齿》，2025-02-2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259849，访问日期：2025-03-23。

④ 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华书局，1992 年，第 9 页。

⑤ 麦克林、赫德、罗杰斯编著：《现代社会游憩与休闲》，梁春媚译，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 年，第 45 页。

人在自己的劳动（工作）中不是否定自己，而是肯定自己；不是感到不幸，而是感到幸福，不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而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的劳动是自愿的劳动，他在劳动之中感到自在。^① 这样的工作或劳动，是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主体价值的自我实现，可以谓之“创意劳动”^②。近年来，城乡间越来越多出现的自由职业者或数字游民，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被视作其发展初阶的代表。而对于这些人及其新劳动（工作）形态的逐渐出现，还有一个在资本主义批判视角之外的解释框架，那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取代单调、乏味的程序性劳动。

人文对“打工人”的价值，主要体现为被动的文化消费、文本接受。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人文的这种价值所带来的休闲功效也正在减弱。DeepSeek 所生成的文本是对前人创作的归纳和重组，后人的体验完全被前人的“数据库”所框定，久必倍感异化，遍寻不着“我”和“我的感受”。更遑论资本的逻辑依然在，使用人工智能平台就可能被算法打标，进而转为某种待收割的流量（韭菜）。人要在 DeepSeek 中摆脱这种被算法异化的趋势，就必须突出人文是一种以创造性为特征的“创意劳动”，其价值是自我实现。

这样，人文的价值就从以单向接受为表现的文本消费（被动休闲）转为了接受与创作并存的文本创造（主动休闲）。近年来，不以带货为主要目的的网络直播、Vlog、日常分享等 UGC 文本大量出现，也可被视为主动休闲的初阶表现。而在 DeepSeek 辅助下的文本表达能够降低主动休闲的成本，从而推动这种文本创造的泛在呈现。比如，许多大模型附带的应用场景都有微博、朋友圈、小红书等的文案自动生成，这就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在分享平台上表达自我，同时也阅读他人。尽管这种“他人”的表达也很可能是 DeepSeek 替他创造的，但广泛地接纳本身就是提高眼界和审美水平的必经阶段。而“分享—阅读—评论”的链路一旦打通，重建社会链接就变得更有可能。只是，这种链接的背后仍然主要依靠算法的逻辑。

三、警惕算法异化：后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核心命题

算法的逻辑有双重表现。在资本上表现为“贴标签”和“割韭菜”的流量逻辑，而在技术上则表现为看似赋予人创造的主体性，实则用华丽的表达形态或隐秘主导的话语权规训、阉割人的主体性。表面上看，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确实让“人人都能认字”的后扫盲时代，转向了“人人都会写书”的前创造时代。可问题是，他们写的是什么书？是他们自己对世界和时代的观察、思考与表达吗？

文贵创新。人文之所以能持续给予人类以温暖，主要是因为历代皆有贤者出，贴合其时代创造出新的文本，慰藉那个时代及其后的人们。因此，“惟陈言之务去”乃人文学传统中的基本共识。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就曾极为形象地说道：“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今之 DeepSeek、豆包、文心一言等语言类大模型，若用来表达自我，恐都难逃这段论述的讥讽。这种语言以算法标签的形态对主体进行的思维和情感控制，是德里达所谓“延异”的新表征；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的语言类大模型，也可谓语言霸权或语言监狱的新化身。它们在助推社会走向普遍创造的同时，也扼杀了独特创造的更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② 林玮：《“算法一代”的诞生：美育复兴的媒介前提》，《教育研究》2021年第7期。

多可能。

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休闲学”。在当下的中国，它不只是工业时代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性批判，或者对主体性的简单呼吁，更是对人工智能伪造人之主体性的高度警惕。我曾撰文说，算法会根据受众的不同，将一个主体（如王阳明）异化成不同的表现形态（如军事家、文人、武将、成功人士等），也会把受众异化为不同的圈层。^①而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有力地切入主体的情感表达领域，将“受众”（消费者）抬高为“传众”（生产者），而又潜在地框定着他们的表达意愿和内容，进而控制着他们的“心流”，也就控制了他们的“休闲”。对此，休闲学的主要旨趣不能再只是为了主体获得某种体验与认可，而要更深刻地把主体的在世状态（包括使用 DeepSeek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列入休闲学关照的范围中，使主体在借助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真正实现“向自身的回归”。^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心理、情感、体验都不那么重要，或者可以被算法逻辑所伪造。休闲学，乃至广义的人文学，不得不直面算法异化，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传统研究的关注对象，把人的创造性和文本的丰富性关联起来，让场景理论、身体理论、情感理论等，都能在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线上线下相折叠的时代中得到整合，既肯定人的永恒主体性，又警惕算法的不确定性。无疑，这既是当代人文学面临的难题，也是生活于当代的人们在存在论层面能实现自我超越的必经阶段。

（责任编辑：赵荣华）

① 林玮：《能指破碎、算法异化与分身越位：“王阳明”的当代传播及其问题》，《媒介批评》2023年第2期。

② 庞学铨：《转换休闲研究的思维范式》，《哲学分析》2019年第2期。